



## 花祭

(外一首)

千 叶

当母亲  
眷恋的双眼  
生生 望着我  
一颗 敬畏之心  
刹那间 被冰封了

当泪水  
从眼角滑落  
那一刻  
一颗 感恩之心  
瞬间 也凋零了

当痛苦  
渐行渐远  
时隐时现  
一颗 赤子之心  
也过了天命之年

当花季  
轮回而至  
洒落人间  
我多想  
再次相约 相视而谈

## 我问您说

我问  
我从哪里来  
您说  
从天上来

我问  
我向哪里去  
您说  
离开乡村 读书进城

我问  
为什么读书  
您说  
因为妈妈没有读够

我问  
读完书做什么  
您说  
做个让妈妈自豪的孩子

我问  
怎样才能让您自豪  
您说  
顶门立户 回报家人

我问  
那之后呢  
您说  
做一个想做的自己

我问  
学无止境 沧海桑田  
您说  
心到佛知 心静就好

我问  
我还想问  
您不再说了 去了  
灵魂存放的远方

十载寒江雪  
今日又逢春  
春雨润万物  
相思渡终生

(追思慈母,离世十二周年祭)

## 悬崖上的仙人掌

艾诺依

远方的海,安放着童话  
红尘的浪花  
时而扬起 时而落下  
敲打厚厚的悲崖

微风也遑不进去  
发烫的夏天,绿意  
正蔓延  
现实断裂的地方,长出  
许多硕大的仙人掌

在海边造型  
骄傲,掠过岁月的肩膀  
一道月亮湾,在萧风中曼舞  
地平线与仙人掌直达

等你,裹着无法阻挡的痴情  
透过一种思念 牵挂  
等你,手捧最清新欲滴的露珠  
从梦中 朝我走来

在时光的深处和浅处分别做一次旅游,人会有怎样的感受。

某年冬天,我住进一个山湖温泉。此处背倚一座低山,面前是一片连天的水,据说与三国时的大乔小乔有关,四周静得没有一声鸟鸣。

开阔而迷漾的湖面,几叶扁舟,似乎仍延续旧时的方式,撒网捕鱼,出入烟波里。

一片湖,连一片湖,这些汪洋恣肆的水,全在赶路,虽然默不作声,但它们心中的已有归宿,远处那一条,由西向东,生生不息的大江。

这样一个僻静的所在,来这里的人,心理上并不是觉得孤寂,想着一拨水,连着一拨水,平静便于江道连通,尘世就不远处。

我在这个地方,躺了一个夜晚,做了三个梦,这些只能算是在时光的浅处与深处的交汇处。

在时光深处旅游,是骑一头驴,走进唐宋的城池。

在一幅洛阳楼宇图上看到,故国琼楼高如许,人如豆荚,他们陷在时光的深处。

我在时光浅处,古人在深处;我现在的生活在浅处,从前的日子在深处。

该如何定义深与浅?

如果用若干年来比较时间的深浅,我觉得若干年前是深处,被水淹没;若干年后是浅处。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常去小城一个叫做蒋科宅第的老房子里读书,小城的图书馆就设在老宅,我借前朝乡贤的这块风水宝地,在老宅读书,偶尔会想起那个明代进士。

当然,若干年前,一个有能耐的人,在这个小城做了一件非常有业绩的事,若干年后也就销声匿迹。我自认为一个长得比较好看的女子,后来也就变得和寻常女子一样,经常看到她,一个人独自去超市排队。时间,会摘下某些人的面具,磨去锐气和美丽。

当年,一个进城的中年农民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经常找我父亲,有时候还顺便带来几样农副产品。他是一个粮贩子,父亲在粮店工作,那个人经常来买点计划内供应的大米。我就很不解一个粮贩子为何要这样精心打扮自己?现在想来,完全出于职业公关的包装的需要。一个好的发型,哪怕它油光锃亮,容易获得办事的满意效果。

时光的深处,是几个人,戴上金面具,在那儿

跳舞。

在时光的浅处,就是在酒桌上,刚结识一些朋友,虽然谈得很投机,也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但毕竟在浅处。

一些人,在某个时段曾经很得意,时间一长,这些人如过江之鲫,渐渐沉下去了,他们逍遥在浅处,消失在深处。时光越深,深得快找不见影了。

张岱《陶庵梦忆》,也是想起时光深处的事,意绪苍凉。他睡梦中醒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意思是说,在枕上听到鸡叫,清明纯净的心境稍稍恢复,于是回想自己的大半生,繁华奢靡,大幕落下,转眼之间都成乌有,五十年来,全都变为一场梦。

有些事情,像一头小狮,睡在时光深处。忽然记起,小时候,我每天早晨睡在床上吃烧饼。那时冬天早晨,外婆怕我挨冻,买回滚烫的烧饼塞在枕下,等我醒来即食,想到这些,那头小狮子又醒了。

在时光的浅处,有月下游鱼拨泼而过的水声。这种声响是动听的,它让人听到时间走过的声音。

我喜欢深处的古朴与安静,也喜欢浅处的浮华和热闹。

曹化君

走进《春江花月夜》,仿佛武陵都溪边的渔人走进一片桃花林,惊、喜、探寻。渔人邂逅了桃源村的人,我邂逅了张若虚。

从前,只知道《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古老的曲,原来它的祖先是诗,是写诗

的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寥寥四句,足以让人傻上一整天,仿佛看一个超级大片,宇宙是它的幕布,春,江,花,月,夜,是演员。张若虚是主角,也是导演。终于懂了一个词儿,相见恨晚。喜中带怨,怨中含喜,皆是甜。

江流宛转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若虚一定是给百花的美和香熏醉了,恍惚了,所以春天下起了霜,下起了雪。忽而哂笑自己的浅,若虚怎么会醉呢,他是醒着的,他在学张敞,给心爱的花儿着妆,一张张娇俏俊美的脸蛋儿愈发妩媚、生动。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仿佛从飘满花瓣的木桶里走出来的女子,一轮圆月从海里走出来,走上夜空,澄澈、清丽,天地间飘荡着花的香气。若虚到底醉了,痴了,发出天问,是谁最先见到这江畔的明月? 江畔的明月最早照映到的那个人是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为什么这么伤感? 哦,我又露出自己的浅。若虚哪里是在伤感? 他在流恋,在眷念。他就是江月要等的那个人呀,他导演的《春江花月夜》汇入长江,汇入历史的河流,汨汨淙淙。

若虚说,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周密说,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满潮,碎月摇花,怎生去得。

若虚说,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路水成文。徐志摩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周密、徐志摩的诗句,都是从《春江花月夜》里撷来的呀。

整首诗一共三十六句,我准备用一年,不,用一生的时间去读、去品。

如此爱春、爱江,爱花,爱月,爱夜,除了天性,我在若虚的画作里看见了自己。也是春天,也是水边,也是花团锦簇,也是月色袅袅,一个人,在如墨的夜色里,彳亍,徘徊,念想。

江边的人忽然恍惚起来。谁说《春江花月夜》写的是春? 是江? 是花? 是月? 是夜? 是情。

读春、读江、读花、读月,读夜,读苍茫宇宙。读张若虚,也读自己。

带着这样的情怀,人无论在小屋里,人群里,胡同、公园、超市、菜市场.....都是在春里,江里,花里,月里,夜里,苍茫宇宙里。

带着这样的情怀,无论写散文或小小小说,无论喜或悲,心胸始终是打开的。

带着这样的情怀,每一个日子都清丽、质朴。诗意,犹如春花秋实,朝烟夕岚。

张若虚,字、号不详,名字也鲜为人知,只有两首诗入驻《全唐诗》的初唐诗人,如春,如江,如花,如月,如夜,在我的心溪,在时光的河流里汨汨淙淙,馥郁芳菲。



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但同时也比自己想象的要普通。

赵春青 画

## 米粉之味

欧 阳

故人来访,看到小区内的“桂林米粉”店,问我味道如何。这个嘛,不能说好,也不好说不好。从问者的语气判断,其心中明显是有结论的。

果然,接着就是她的感慨:始终没明白这样味道的店家怎么能经年不倒!

坦白说,就我在北京光顾过的几家桂林米粉店而言,确实不能违心恭维,不过我没什么偏颇,一来北京这种人来人往的大都市,任何味道自是不乏饿汉光顾,何况聚集着号称吃货的人,再加上一些偏好所谓“特色”味道的食客,只要店家有胆识和恒心,没有开不下去的饮食铺子。

客观因素不说啦,接着念叨米粉。

我想,喜欢这一口的人,可能还是认同“桂林米粉”自有其味道上的独特吸引力,而未必就必须是桂林味道培育出的味觉。桂林那个地界早些年我是去过几次的,那时候地方餐饮还在闭门守土,尚未擅自九州转悠。彼时地方人士介绍特产,多指向腐乳和辣椒酱。这些个说法,从市面上的商品陈列可见,应该靠谱,再有就是狗肉,这就不知道是否属实了。

而关于米粉,以鄙人陋见,广西所属,著名的当是柳州的田螺粉(螺蛳粉)。记得当初落脚柳州询问

特色味道的时候,当地朋友还有点“扭扭捏捏”,因为螺蛳粉只在街边小店铺有售,“干部”不好意思坐着小凳在街边就餐。不过,朋友还是很够意思,对我这种没身份概念的人友好放任:一早就带去了“名店”品尝,他们自己则远坐在街对面饮茶。

螺蛳粉的田螺土腥味很重,因之味道比较特别,佐以辣椒混合调味,我觉得口感还是不错的。后来听闻有产业化的作品,去年就寻人运来一些,结果和记忆相去云泥,似有一股陈腐味道,不说也罢。总之,末了是除米粉留存外,所有配料都交给了垃圾桶。

广西近粤,干炒牛河啥的自然也有,不过那不是汤粉,论及“汤粉”之佼佼者,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云南牌照的过桥米线,以此名号招揽顾客

的店家北京多有。客观说,有些店家的味道还是比较接近原产地的。据说,过桥米线需以鸡汤为本才是正品,汤料表面漂浮着一层油,看着没一点热气散发,油层下面却是远超摄氏100度的浓汤,惟其如此,鹌鹑蛋、生火腿,以及生鲜的蔬菜类配料才能烫熟。就味道品评,如此这般的米线确实不错。不足是,此等老号手法比较油腻,以前缺油的胃当然会觉着过瘾,但按现在的科学布道,味蕾享受之外,有点不利于健康。问题是,这样的难题不太好解决:油少了汤的温度就会不足,是一个不太好“现代化”的难题。

研究到此,友人不屑而言:“西昌的米粉就没这

事儿。”

西昌是俺故里,印象里以前米粉店不多,晚近这些年满街都是。因为对这一口没有特别的兴趣,所以,在后来流行起名为会理羊肉(其实就是羊肉汤)米粉的日子,我所了解的,也不过是乳白奶汤类的羊汤和粗如筷子、细如粉丝的各类米粉,而且坚信奶白色的汤不过是脂肪溶解入汤的原因,尽管食用起来感觉不到羊脂的油腻。

至于味道,我当然不能用自有的偏见来评价,讲个“专家”意见。

有一年在成都街面上游走,突然发现有“西昌米粉”的招牌,诧异为什么这么标称,在我看来,成都人向来以拒斥外来味道为荣,这么做不是自讨没趣啊。同行的辉哥解释说,有名啊,“西昌米粉味道巴适。”

真的么?

“这不得有假。”辉哥说,带着要证明真理的眼神。

辉哥作为成都人对味道非常有自信,每次短暂接触的间歇,屡见多有朋友向他咨询餐馆味道,内中原因,用辉哥的话讲,缘于其天生的另一身份。

不以美食家自居的他,出身做人,其父为广东人,扎根成都数十年不改研究粤菜的本性,而令堂则为地道的东北人,至今还放不下一腌渍酸菜的业务,“哎呀,经常整,老汉儿(父亲)一口都不吃,成都人你晓得啦,送都送不出去,只有我给面予,陪她老人家一起说好。”然而归根到底,辉哥还是成都口味滋养大的。

“我要是没得资格,你说哪个有资格!”就米粉巴适的评论,他问我。而我,只有心服口服地认同他说的对,没资格怀疑他的结论。



## 难忘的老北岗

错综的田野,闪着耀眼光辉的如一面面明镜的池水,缩小了比例的连栋比栉,疏落有致的楼房……

北岗北麓有几处水面平静、水清见底的水注。玻璃般碧透的水注,在阳光照射下,水色呈不同颜色,闪光处如银鳞,浅处像蔚蓝的海水,深处似绿色锦缎。水中,墨绿的水草从中冒着串串珍珠似的泡泡,一群群鱼儿在水草中穿来穿去。注边长满青芦苇。孩子们跑向水注,几十只青蛙闻声齐刷刷同时跳入水中。孩子们“扑通”“扑通”跳入水中,扑腾着、欢畅地游了起来。水性不好又胆小的,就带着一块塑料泡沫下水,试图借助这个漂浮物来帮助游水。

水注东,一排茂密成荫的大树投出凉凉的淡绿色慢慢移动的阴影,树叶在高处轻轻摆动,树枝间几十只蝉在嘈杂地高鸣。孩子们在树下平地上紧张地进行着捏胶泥比赛,他们将一团团泥巴,捏出汽车、轮船、飞机、大炮,捏出鸡、鸭、兔、牛、马、驴,其乐趣是现在小孩无法想象的。

在北岗南麓紧邻生活区处有一荷塘。暮色降临了,黑夜追逐着树梢上的月亮,铺天盖地袭来,星星眨着眼,月亮向大地洒下一片朦胧的月色,在荷塘旁

投下斑斑驳驳的树影,在漂浮着轻纱般白雾的池面上斜铺了一条谁也不能走的路。夜风送来夹杂着潮湿的池水气味和浓郁的泥土芬芳的淡淡的荷香,蛙声阵阵,蝉鸣不断。雾气渐散,在月光映衬下,高低错落的荷叶、含苞欲放的荷花清晰可见,池面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辉。踏着草从茂盛的小径前行,受惊的青蛙跳入水中,搅动池水,金色池面被抖成细碎的鳞片。忽然,天空飘来铅灰色游云,星星、月亮全被行云遮掩,能清晰地听到淙淙的流水声、宿鸟的咕咕啼声和相互呼叫声,甚至能听见觅食的鱼在池面上溅起的水声。黑暗中,出现了捉迷藏孩子的身影,他们如雀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远处草丛中出现闪烁的光亮,那是孩子们正在用手电捕捉青蛙,被光照着的欢蹦乱跳的青蛙,一动不动地卧在草下。

往事如烟,回首成梦。那让人陶醉的一望无际的绿色,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澈小溪和波光粼粼的池水,那沁人心脾的花草树木的馨香,那使人目不暇接的野趣,那时天真无邪的率真和充满稚气的笑脸,带给我无穷乐趣,唤起我心底无限遐想,永远镶嵌在我的记忆之中,埋藏在心灵深处……

